

摄影作品

书法作品



台州市体育摄影协会供图

《空中看台马》沈海松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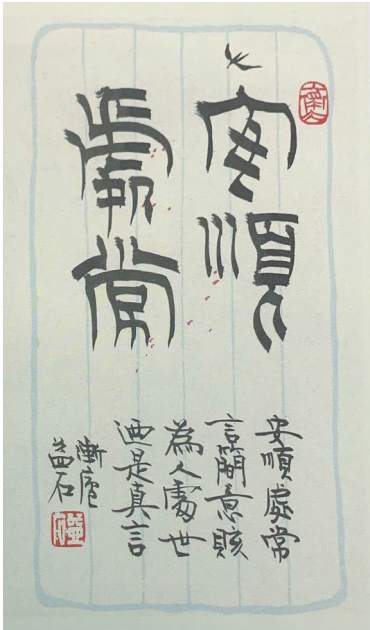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飞身上篮》叶莲芝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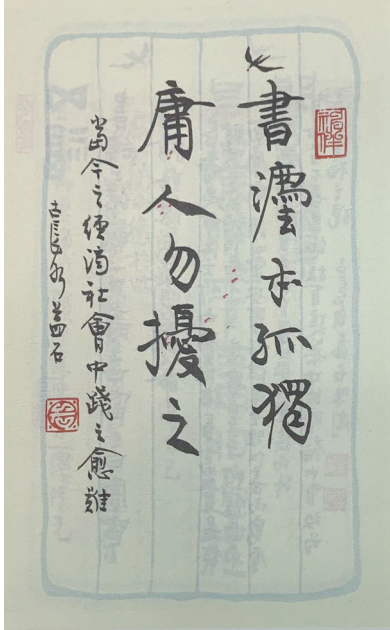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速度与激情》岑戈宁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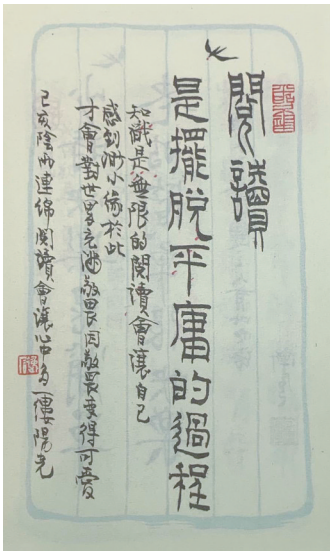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为嘉兴老年体协书画分会会长、中国书协会员、浙江省书协会员叶国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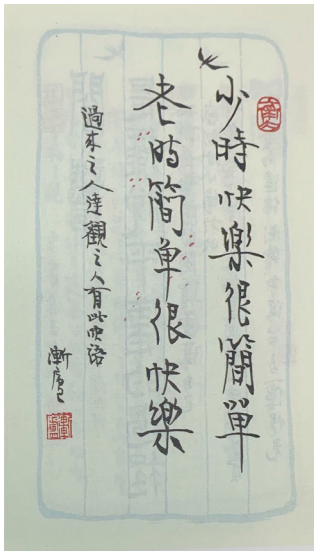
安顺处常



书法本孤独 庸人勿扰之



阅读是摆脱平庸的过程



少时快乐很简单 老时简单很快乐

放 鸢

任纪勋

春天来了，又有人开始放鸢了。前些年，我们眼红别人放鸢，但自己不会做，只能干瞪眼。尽管街上一家小摊有鸢买，四分钱一个。但对当时的孩子来说，买个鸢去放，似乎有点土豪了，升上天也被大伙看不起的。今年，我也得自己做鸢，然后放飞去呢。

做个普通的鸢，用四根竹篾扎一个“王”字，糊上纸，是简单的吧。首先，得找到较为新鲜的竹子，这样的竹子劈成的篾梗才坚韧有弹性，但一般家庭有晾杆，帐杆，扫帚把，就没有能做鸢的竹子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废扫把，借来锯子，量好尺寸截断，可以劈篾梗了。但一劈就糟了，废扫帚把实在老朽，且竹节短，一劈到竹节处就断。好不容易，在邻居陶家弄来整节的一段旧竹，终于劈好篾梗。但问题来了，用什么纸糊呢？用旧报纸糊，纸质很差，脆得很，稍一碰就撕裂。还是姑姑给我找来了她垫箱子底的一整张包装纸，虽然比较厚，但相对牢固，倒还是顶用的。可是拿什么糊呢？又是个难题。那时的家庭

根本不可能有胶水，浆糊。一般寄信时，无非就是用饭粒代浆糊封口。而用饭粒糊鸢明显的不用，尤其是鸢尾巴，它需随风飘荡，用饭粒糊，尚未升天早就散架了。还是我姑姑出马，在隔壁供应商店去讨了一笪浆糊来。

一个鸢终于做好了。尽管还没有实飞检验，但挂在墙上看看，也心舒了。

但期望这鸢放飞时，又一个难关卡住了。哪来的鸢线？放鸢的线最好是琴弦般的线，用洋线太细，且即使把姑姑几个线板的线全部接上，也没几十米。一腔热情又被凉水扑灭，那挂在墙上的鸢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似乎也在摇头——嗨，没撤了吧。

几天的坐卧不安，几天的挖空心思。姑姑大概也在思想斗争几天后做出决定，将她缝鞋底的苕麻线给我了。要知道，我们那时没别的鞋，全是布鞋，而布鞋都是我姑姑一针一针自己做的。那用来做鞋底的苕麻线，都是她每晚在昏黄的灯下，一根一根搓起来的。

那天下午放学后，我找来一批伙伴，兴冲冲一起前往放鸢了。一位伙伴帮我拿着鸢，我自己则拿着线头站前面，我跑了，鸢却没有飞起来，只是在大约屋檐高的地方咕噜咕噜打转，我稍一停，它就一头栽地上了。我懊恼的试了一次又一次，但鸢还是没法升天。小伙伴们都觉得失望，我也觉得很没面子。

原来，我做鸢架子的竹梗劈得粗，整个鸢的平面体积又太小，而纸张又比较厚，所以，无论怎么折腾，它都上不了天。几天后，还是隔壁的观海哥哥帮我出手，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桃花纸（一种细薄而韧的纸），竹梗又帮我削的又细又圆润——他会做木工。一张比我做的面积大的多，且非常像样的鸢终于做好了。
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再次叫上一大帮伙伴到卫校的操场上。鸢，飞起来了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稳。那种感觉真有点第一次看火箭腾空般的兴奋。随着鸢的不断飞高，我牵着鸢线的手感也越来越沉。我一会顺着鸢

的飞行方向，向前冲一段路。一会则拉着线往后跑，很有点纵心所欲的快感。伙伴都想亲历一会，我唠唠叨叨的交待：可别松了手，让鸢飞走哟。看着大家开心地过着手瘾，我也开心着，带着自傲的开心。

鸢，越放越高，在空中变成了小小的一点，在气流的作用下，一忽儿左，一忽儿右；一会儿下沉，一会而上升。我们的心情也如随之起伏着，翻腾着，自由的放飞各种想象。假如，我们有足够长的线，那它不是可以替代一架架的梯子，飞向月球呀？假如我们的鸢足够的大，大到能容纳人，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去月球了呀？月球上真的有嫦娥和月兔吗？那颗桂花树大吗？就在傻乎乎的痴想中，糟了，没线了，我再没法让它继续上升了。

鸢，在有限的高度随风飘荡；思绪，则在无限制的范围任意放飞。放飞童年的想象，放飞童年的憧憬，放飞童年的未来。

作者为绍兴市排球协会会长